

新作点评

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绎

——我看《天下粮田》 □赵彤



史用观决定着史剧的笔法、结构和目的。按照传统章回小说的笔法来看《天下粮田》,及至第36集已经达成了“善恶有报”的结局。按理说,故事到此就可以终止了。但《天下粮田》却没有在这个大团圆的地方收笔,而是又加上两集。第37集写铁弓南痛悔教子无方,而含恨自戕。第38集写杜霄再次被发配到宁古塔前,与老师刘统勋作别,诉衷肠、送遗孀。

这种笔法,不仅是我国古典演义小说常用的结构,也是我国古代正史纪传的典型结构。而前者又是渊源于后者的。这就是要在历史故事的终点,对历史经验进行一个小结。自《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以至后代的“赞”、“评”等,历来如此。将史事与史评融于一体,评点“前车之覆”何在,分析荣辱根由,是我国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天下粮田》中体现得很鲜明。由此出发,上溯全剧的角色、故事、结构和价值取向,显示出这是一部总结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绎。

如果说,前36集重在写乾隆十年至十三年围绕君臣社稷而展开的诸多事,重在写铁靴名臣刘统勋的诸多功与言。那么,后面这两集则重在做一个故事总结,重在于明德。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在笔者看来,这部电视剧作品的情节就是围绕这句

明训编织的。

无论是角色设计还是结构特征,该剧的大脉是“廉墨”、“正邪”之间的对立。这和《岳飞传》中岳飞与秦桧、《杨家将》中杨家与潘仁美的角色关系、结构设置是一样的。而所别在于故事,不再以“抗御边患”为依托,而是以民生社稷为纽带了。清流干臣反朝廷中的浊流墨吏,这是农耕时代我们演义小说通用的笔法。

从角色的价值依托来看,在该剧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无论是乾隆帝、孝贤王妃,还是刘统勋,这些正面角色多次引用《孟子》中的章句,或励志励行、或抗上取下。这个引用的来源体系,显示出创作者对古典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尊崇。由此出发,作品对保田、息田的重视,就不去深究自秦汉以来,“农战”的社稷观对农事高度重视的这一面。突出的是解决老百姓温饱、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

这部剧的叙事时段选取在清乾隆十年至十三年。按坊间的大略感觉,这个时段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段,是天下太平的时段。但该剧就从这个时段里,从“验鸟案”开启了本剧的危机叙事。不能说创作者在这个结构里,为观众、为社会提示着“居安思危”的观念,为执政者提示着“如履薄冰”的要义。这点在《天下

粮仓》剧中即有,到15年后的该剧中仍在,这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盛世必须修德,修德才有盛世,这种源自精神品性的盛世结构说,深深蕴含在本剧之中。

看《天下粮田》,其实从开端就可以推断出结尾。讷亲出场,就不难让人猜到这是个“惯性奸佞”,刘统勋出镜,铁定就是个良臣。其间的回合冲突,也不出“奸臣当道”、“清流受迫”、“直道反击”、“正必胜邪”的回合套路。笔者以为该剧耐看的地方,在于杜霄这个角色的塑造上,在于他由“狂狷之士”一转弯转,而终成奸佞之徒的历程中。

卒章显志,第38集刘统勋和杜霄的一番交谈,表达了创作者对全局角色和价值观的评点。刘统勋对杜霄的最终评语是“德”不足。接下来,是乾隆看了《救田疏》后,肯定了杜霄“才”有余。全剧就归结于传统的“才德之辩”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中,就从“智伯之亡”为引子,以大篇幅笔墨评论了“才与德”的关系。他总结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也,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他认为,才是德的辅助,德才是的主导。推到不能“德才兼备”的极致,他认为:与其得有才的小人,不如得有德的愚人。

《天下粮田》的德才观与司马光相近,但又有司马光所论不及之处,因为它通过杜霄写出了守德在于持恒的问题。江郎才尽,这是众所周知的。始有德者,也未必能够始终“满血”,却是提及不多的。该剧写刘统勋抬棺赴任,突出的就是他有笃德之志,这是杜霄、乃至谷山都没有的信念。同样值得寻味的是,杜霄是刘统勋的学生,铁箭飞是铁弓南的儿子。《天下粮田》的创作者没有按“龙生龙、凤生凤”的笔法来描绘道德品质“血统家传”的美好图景,这是与岳飞的儿子岳云、三代杨家将都是忠臣的图景不同的。这也是很有警醒意味的。

《天下粮田》终结于道德论的阐述,但义正词严的铁弓南和刘统勋在全剧中走得如此艰难,且后继乏人。古典的清康熙演绎,除了归结于道德修为别无它图,而仅凭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在剧中,前有十大臣被杀、后有十大臣被困,大清的干部队伍问题似乎都出在了道德方面。而在这前后10年之中,为何出现了如此“淡德败治”的循环局面?问题的根源在于大清的制度局限。创作者没有写出这个症结的根源,故而作品的格局也没有超出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绎格局。

人物

导演杨蕊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如果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可以拍出中国版的《冰与火之歌》,那只可能是西藏。因为那里的异域风情、高原奇观以及人性的复杂都是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而《金珠玛米》正是延续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出现的一系列西藏题材电影的热度,凭借精良的制作,结合十八军解放西藏这段真实历史,将中国土地上最后一块“秘密”之境——昌都和整个藏东高原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完整展现。在这首属于西藏的冰与火之歌里,在权力斗争的斡旋中,我们看到了平凡人性的伟大与局限。

《金珠玛米》以十八军解放西藏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聚焦这场战争中藏汉个体的情感纠葛与关联。杨蕊坦言,这是一个“命题作文”,但在具体的创作拍摄中,她仍然做了类型化的改编。

作为杨蕊的第一部商业故事片,她借用了西部类型片的结构来讲述一个她所擅长的民族题材故事,并延续着自己对血性、率真、淳朴的民族精神的热情与关注。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对市场的兼顾,杨蕊将自己的世界观落脚在这场战争中的人的表现,甚至是所谓失败者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为,并且通过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这条暗线为电影叙事平添几分“软度”。“央金代表了一种康巴女人,被权力所束缚,内心又很不羁,向往着自由,她很希望能够借助某种力量,找到自己的同盟。那么,占堆就是她最早的同盟,他敢于对抗头人的权威。占堆被头人赶走之后,她以为他已经死掉了。直到华山这个汉人士兵的出现。她不懂什么叫做解放军,她不知道解放军的意义是什么。她只知道又来了一个敢于蔑视权威的人,于是在他身上,她寄予了自己向往自由的理想。此外,杨蕊谈到,“我们有西部硬汉形象,但是没有全阵容的西藏硬汉形象,(这部电影)第一次让西藏硬汉大规模集体亮相”。

在为拍摄《金珠玛米》做准备的时候,杨蕊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仅包括当时十八军第一手的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正史,也包括百年前国外传教士记录西藏的历史。因为导演想要看到更多真正的、鲜活的东西,她想要看看旧时的西藏究竟是什么样,它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在哪里。而这部电影里很多内在的东西正是从这些史料当中找到的原型。拍摄期间,杨蕊走访了很多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的老人,他们也给导演讲了很多当年感人故事,通过深入了解,杨蕊说,“我们确实看到当时的解放军跟藏族人关系非常好,当时的藏族人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汉人好,白汉人不好’,这是一些最朴实的表达。”而这,也是西藏历史上独有的一种表达。

在杨蕊看来,“少数民族并没有不同,我们其实是以少数民族为镜子,能够看到我们身上隐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身上的血性,比如说他们身上的自尊心,比如说他们身上的担当和力量,比如说他们对情谊的重视、对价值观的守卫。因为我们在现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已经太久了,虽然不会觉得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被埋没了,或者说我们自己已经看不到了。我之所以去走近他们、关注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一个男人,用他的气势磅礴的力量,举起自己部落的旗帜,去挽救妇孺,对抗敌人,这是全世界都共通的典型故事,这种热血故事是大部分人身上都有的故事”。

西藏历史上的这段故事最终却落在了一个普通的汉人士兵身上。“金珠玛米”是打破锁链的意思,片中西藏人也和这个汉人士兵一样,努力打破着历史的锁链,走向解放。但所有的这些又不仅仅是汉族人和藏族人之间的故事,这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就像杨蕊所说,“它(《金珠玛米》)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民族电影居高临下、感恩戴德的范式。其实这种解放是双向的解放,我解放了你,你也解放了我,我影响了你,你也影响了我,我觉得这才是客观的、科学的”。



杨蕊在拍摄现场

《猎场》：艰难的自我救赎之路

□李跃森



评点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电视剧《猎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非常有才气的作品。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戏剧技巧,而且因为它极为动人地描述了特定情境下人的命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人的尊严和价值。

《猎场》不应被简单地看作一部行业剧。它是一部关于人性的作品。它写的是猎头的故事,但不是热衷于描写猎头的运作过程和行业的秘密,如果那样的话,结果就会沦为一种猎奇。《猎场》的主题是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实质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写小人物的梦想和追求,猎头这个职业只是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作品中没有多少强烈的冲突,而主要靠人物命运的落差和转折来构建戏剧张力。故事的核心是人物的命运。

在某种意义上,《猎场》的主人公郑秋冬是一个边缘人物。无论是他对金钱的狂热追求,还是对身份的过度重视,背后其实都是在追求一种安全感。这个人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那种掩藏在光鲜亮丽外表下的焦虑和惊恐。他既自卑又高傲,尽管风度翩翩,身居要职,有时甚至可以呼风唤雨,但他的骨子里仍是一个小人物,与成千上万底层打工者血脉相连。这个人物是深深扎根于现实之中的。

同时,郑秋冬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安于现状,一次次试图改变命运,又一次次被残酷地打回原形,但始终没有放弃,直到成为最好的自己。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他参加过传销,伪造过身份,也动过窃取银行数据的念头,但在最后关头放弃,选择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人性的真实。编剧兼导演姜伟围绕着郑秋冬自我救赎道路的艰难,深刻地写出了一个小人物为实现梦想的痛苦挣扎。郑秋冬从头到尾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为爱情而痛苦,为别人不认可自己在痛苦,为人生目标与现实选择的矛盾而痛苦。因为痛苦,所以真实。

2018年《银河之声》央视少儿频道新年特别节目即将播出

2018年新年来临之际,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新气象、新面貌,为全国的青少年朋友送上新年的祝福,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将精心打造、精彩呈现跨年礼物“银河之声——2018年央视少儿频道新年特别节目”。节目将采用“专题片+晚会”的全新表现形式,连续四天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前三天(12月29日、30日、31日)播出专题纪录片,第四天(1月1日)播出新年特别节目,陪伴全国的青少年朋友们共同迎接新年。

特别节目专题片分为《礼物篇》《新年篇》和《梦想篇》三个篇章,每集50分钟。专题片将用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故事化的情节设计、情感化的视觉表达,讲述银河人、参与选手、专家老师的故事,全面展示《银河之声》系列活动中的感人事件和感动人物。其中,《新年篇》讲述了新年来临之际,参加特别节目的中外青少年和老师,提出新年愿望和祝福,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进步的故事。《梦想篇》则讲述了孩子们说出心中的梦想,每一颗幼小的种子将在梦想雨露的浇灌下生根发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的故事。

特别节目的重头戏是将于1月1日播出的文艺晚会。晚会以准备“新年礼物”为线索,以

“银河之声”舞台为核心,从地域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等多维度,展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快乐的生活状态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晚会以“一份邀请函+七张贺年卡”的全新形式,将精彩的节目按主题分装进七张贺卡中。七位主持人负责七张贺卡的故事介绍和开启环节,并朗诵出自己写给孩子们的新年祝福,借此表达2018年《银河之声》特别节目就是少儿频道送给全国小朋友最好的新年礼物。

特别节目中,由银河艺术团的老团员加盟助力与少儿频道主持人携手共同打造的一组古诗词朗诵、吟唱及歌舞,全方位立体诠释了古诗词的古典美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而由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带来的舞蹈《中国梦中国娃》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倡的“爱国、孝道、勤俭、诚信”等价值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好习惯、社会公德中,富有新意。此外,节目将首次呈现三个国家的少年艺术团体,在三地共同唱响经典歌曲。来自中国的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合唱团、法国的小天使男童合唱团、挪威卑尔根青年爱乐乐团,将分别在北京、巴黎、挪威极具标志性的地点,共同演绎英文歌曲《铃儿响叮当》和中文歌曲《茉莉花》,表达对世界和谐的美好愿望。(央 讯)

中国文联培训中青年网络(影视)人才

由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举办的“全国中青年网络(影视)人才培训班”12月19日至22日在京举行。来自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的70余位中青年网络影视工作者参加了学习。

网络影视是网络文艺形态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面对当下网络影视行业的井喷式增长及其背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本次培训班专项组织网络影视人才进行培训,是一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专业性、及时性的培训学习,目的在于让网络文艺工作者全面了解中央对网络文艺发展的指导精神,深入了解网络文艺发展现状,深刻掌握文

艺精品创作规律,提升网络文艺人才文艺创作能力。培训班邀请了尹力、路海波、郑子、柳进宇等影视行业多位专家学者和网络影视工作者,就现实主义的影视创作、故事人物与戏剧性、微电影发展背景和前景、媒体融合时代下的互联网视频新媒体创新与发展等网络影视艺术创作和运营的内容,进行了多场专题讲座。培训班学员们表示,随着未来网络影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微电影、网络大电影、网络剧、网络综艺以及传统电影、电视剧等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传播,网络影视必将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网络影视工作者大有可为。(单 文)